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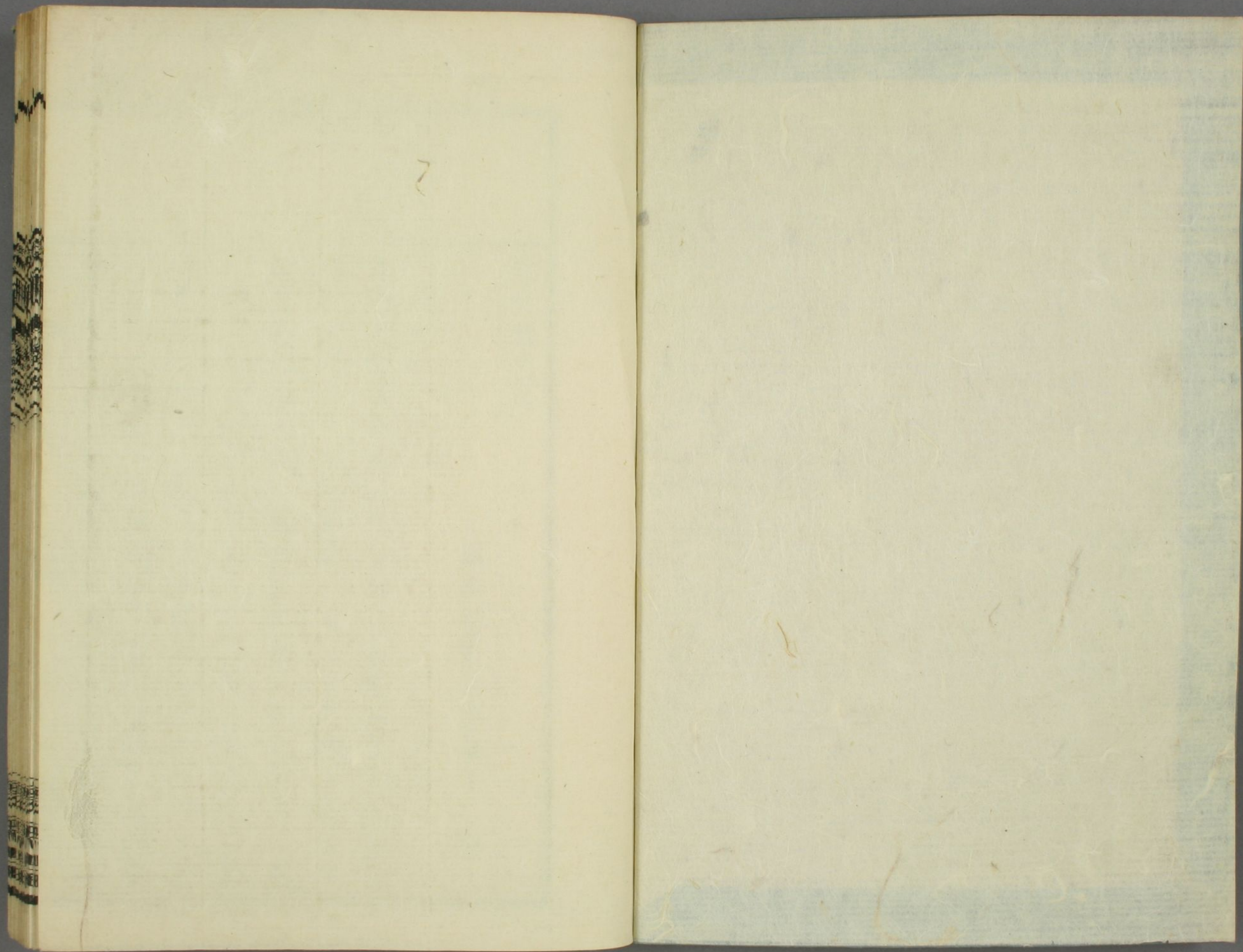


逸史

未

113
511
9





逸史卷之八

奠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慶長元年丙申
至四年己亥

○凡四年

○
慶長元年丙申春正月小西行長歸報款局沈惟敬
謂二使曰我先往定禮節乃從行長渡海二使益疑
懼惟敬私獻太閤以蟒衣冠地圖武經及善馬三百
佞媚百態彌縫封事而去二月太閤命藝筑雲三侯
修築奠河堤防自伏水達大阪至冬鳩功云明二使
日夜涕泣思歸李宗城紈袴子最怯懦惟敬欲專事
使人謂之曰封事壞倭將來捕夏四月宗城微服遁

逸史

卷之八

○元年

○一

讓聽堂

太楊方亨泣問計。惟敬曰：「第依我，一意奉承倭人。」已乃收宗城衣糧金帛，馳使報封冊禮節之完。明主以方亨充正使，惟敬為副使。石星多發銀絹資，惟敬厚存問其家。惟敬請朝鮮王發使朝鮮，知和議未固，不聽強之。乃使黃慎者隨。五月八日，大君陞正二位。遷內大臣。十三日，太閤以公子秀賴朝見。詔敘秀賴從三位，任中將。六月，明行人發朝鮮，諸將乃置戍于釜山而凱旋。加藤清正與石田三成有郟，小西行長與三成善，行長欲陷清正。喉三成，構之。清正歸自朝鮮，太閤怒不見焉。清正造增田長盛，曰：「聞之道路，

一云秀賴時任中納言未詳孰是，要之黃小虛任，今不必究辨者。

二豎進讒，將賜我死。我有功無罪，子所知也。請子為申理。長盛不禮，且曰：「子欲湔雪，莫若與石治部釋憾。」清正曰：「子則無禮，又使我屈奸人，我有死而已矣。」拂衣而起，俟命私第。七月三日，京畿陰霾四塞，大風揚砂雨毛。十二日夜，地大震，畿內尤甚。山崩壤裂，泥涌潮溢，民舍墊頽，人畜死者，以算。伏水城殿宇毀壞，壓死數百人。加藤主計率役徒二百人馳入，則太閤與夫人諸姬在庭，喜其疾來。清正因自敘戰勞，訴石田小西之誣。太閤見其瘦黑，泫然隕涕。清正曰：「夜間倉猝，臣請備非常。」太閤領之，乃分士眾守中門。石田治

部等至。不納。三成忿而爭之。太閤聞之。目清正曰。勿禦三成。清正乃颺聲曰。令短小佞豎入。明日太閤召清正。親詰問軍事。清正應答如響。事皆有據。太閤攬涕曰。女自襁褓。長我膝下。所爲皆能肖我。遂善遇之。大君言於太閤曰。盍馳使省問宮禁。太閤曰。善矣。孤當與公親往。遂出。左右不屬而。大君騶從如儀。近臣行扯。大君袖者數。大君不顧眄。太閤解劍授大君曰。步履甚憊。以煩從者。大君捧持固辭焉。乃授井伊直政。太閤鹵簿亦隨至。太閤笑顧本多忠勝曰。內府醇良。孤審知其无妄舉。退朝過方廣寺。塑像。

摧裂太閤手弓。罵曰。瞿曇我興大役。安汝于此。將以祈國家之福。今軀且不保。不靈甚矣。發乘矢而還。二十日太閤命修伏水城。改作正殿于水幡山。賦役于列國。益窮壯麗。八月明行人楊方亨沈惟敬與朝鮮行人黃慎至。伏水。太閤怒曰。我旣撤師而朝鮮未效。三道是給我也。當使王子來謝。而今命賤臣是輕我也。乃責讓黃慎。不得謁見。九月二日。太閤引見明使者。列侯大臣皆陪位。儀衛甚盛。使者進封冊金印。冕服及諸位衣冠五十餘具。行長導二使入。二使駭其壯嚴。振恐股弁。太閤親慰勞之。二使以爲誚讓。流汗。

蒲伏不能前行長喻行禮三日饗使者太閤喜謂我
威畧遠布今得王明國乃著明冕服使大君以下
皆以位次著明衣冠以行禮惟敬等謂太閤既受封
款局圓備既罷太閤令僧承兌讀封冊行長私承兌
曰冊書必不如惟敬說請姑臨文隱諱緣飾以完事
承兌曰是大事不當諱進誦之至曰茲特封爾爲日
本國王太閤彪怒變色口出沫立脫冕服併冊書拋
地罵曰小西豎子誑我日本在我股掌爲霸爲王毛
漢何與焉乃召行長盛氣責之曰汝忘恩背義與虜
通謀欺罔以辱國家寸斬不足以謝天下行長戰掉

無復人色刮席對曰臣罪萬死然事由三奉行非臣
所專乃出石田增田長束定封文書數道以證之承
兌亦委曲救解太閤怒稍釋以三成方寵事寢不問
逸史氏曰石田小西欺罔之罪固也然明豈有以其
國號封外國之理哉太閤武人昧於事體信以爲實
然可笑矣人之無學莫甚於茲時故舉一世爲沈豎
子所愚弄以取嗤於異域貽羞於後代是可嘆也
四日太閤命驅使人歸國下令再征朝鮮令西南諸
侯還治兵以次年二月爲期拜筑前侯秀秋爲征韓
元帥念黑田氏前日言且爲秀秋弱也命如水佐之

使熊本侯清正宇土侯行長復為先鋒謂行長曰女
罪當斬姑假借以卒事宐以功自償沈惟敬以無復
書屢因行長求之不能得太閣憫明人梯航遠來遣
柳川調信追賜銀物若干移書朝鮮責其罪調信謂
黃慎曰再征之命既下貴國速納三道王子亦不可
不蚤來謝慎大恐惟敬猶意其虛喝冬十月行至那
古耶見沿道諸侯皆修戰艦始失色鞭船而去朝鮮
馳告變于明楊方亨既還良惟敬詭報日本受封惟
敬私多市蠻貨以為日本貢物又偽換太閣謝表以
進案驗潦艸眾皆意惟敬之詐石星獨信之既而方

亨首實惟敬慚懼明主置而不問是月酒井左衛門
尉忠次卒年七十二十二月廿七日詔改元慶長是歲
大君以女配會津侯秀行西洋商船遇風至土佐葛
城浦舟人多死太閣遣郡山侯長盛檢之籍沒其載
獲錦綺十萬端絲十六萬斤吉貝二十六萬端生麝
十頭生猿十五頭鸚鵡二翼大閣以奉獻焉餘頒公
卿列侯有差給蠻人以米酒雜貨修船還之

○二年丁酉春正月加藤清正小西行長先期踰海行
長屯金山浦清正攻梁山拔之屯西生浦移牒諸道
慰諭種人勿驚擾二月元帥秀秋及諸將相繼而發

兵共十四萬。諸將大率前日所用。太閤以其既諳外事。不復出焉。但置吏那古耶。督糧運。行長改築金山。定爲元帥府。諸將連營列艦。周且津要。爲久頓之計。傳令嚴禁。鹵掠。初。韓人窘我兵。皆竄山谷。及和議行。稍稍復業。於是復駭散。不能禁。諸道望風而潰。巢穴震撼。國王昭奔海州。告急于明。行長怨清正益深。其初發也。潛遣諜者告朝鮮。曰。和議之敗。職由清正。今清正再將貴國。長於水戰。宐及其未上岸。以舟師邀擊。一舉必就禽。國王昭命全羅水軍將李舜臣出兵。舜臣疑其詐。不輕進。同寮元均忌舜臣有偉畧。譖之。

於是朝鮮坐舜臣以失機。誤國。逮下獄。以均代領其軍。三月。我師悉渡海。軍鋒有破竹之勢。朝鮮指顧可定。而風濤日惡。漕運不繼。兵荒之後。所在無委積。諸將不能進。勦聲言。依約割其三道。俾王子來謝。則班師。明主翊鈞。聞朝鮮報。大驚。以讓沈惟敬。惟敬佯曰。是無他志。祇責朝鮮無禮耳。不久當去。乃遣惟敬先如朝鮮。關說弭兵。又使邢玠。楊鎬。麻貴。劉縱。赴援時。人民凋殘。無應募者。乃遠點淞江。川廣。兵數萬從之。諸臣爭攻石星。倡封辱國之罪。明主悟。下星獄。後竟瘦死。云。慶尚。忠清。全羅。三道。朝鮮要地。初。惟敬欲權。

以收功約割三道而朝鮮實不受命明亦不知也是時明屢促惟敬弭兵我日求三道惟敬益窮又聞星下獄不自安所言反覆變幻韓人最切齒焉夏六月筑前太公隆景卒年六十二或隆景為人英邁沈毅起自三原一城主累功為大藩太閤敬重焉屢引參大政屢倖忌之竟不能中傷及病革遺狀誠藝侯曰天下不久當分崩子慎保四境勿預外事子之才創業不足守成有餘若越境爭霸盟則削弱之禍必至矣子銘心勿忘

逸史氏曰予平素數當時豪傑必先僂指於小早川

氏蓋始焉明智之亂謂天啓羽柴曉藝侯無與抗矣終焉揣禍亂未熄大任有所歸也勸藝侯無與爭矣可不謂知與且其於豐家也方夫微知其興方夫顯知其凶智亦深矣身在行間數十年所向無敵朝鮮之役斯翁饜饜摧明人新勝之銳夫勇冠華域者為之膽落神泣焉撤營之策無一矢遺鏃之費而使虜不敢窺焉實非匹夫之勇矣當干戈倥偬之日興學執俎豆使臣民藹乎趨禮讓為近乎仁矣太閤倚以為重讒夫側目無間可乘者宐矣傳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小早川氏有焉

太閣下令諸將曰韓明不奉約則竦八月穀熟進兵
 取全羅道沈惟敬在南原聞之貽書加藤清正曰我
 邢總督大兵七十萬且至不若蚤退師清正命記室
 答書曰韓人惟懦不足齧刃與明人快戰一場乘勝
 入明一炬燼北京何慶如之惟敬震怖知禍逼因小
 西行長請歸化行長許之邢玠次山海關明地總督軍
 事素嫉惟敬恐其再生變誤國令別將楊元率兵三
 千先如南原陰備之於是惟敬自南原奔釜山元追
 擒之玠命下獄後竟伏誅秋七月我水軍將佐渡守
 高虎藤堂中務少輔安治脇坂左馬助嘉明加藤議攻唐島

高虎安治先發朝鮮以艤艘數百邀之高虎安治揮
 槍麾眾戰甚力嘉明後而至與一巨艦遇虜皆方纒
 弓運矛嘉明舞刀跳登其艦虜駭懼齊捨仗而拜嘉
 明手斬數人眾畢登遂奪其艦而進士氣益奮大破
 之全羅道以南原為陸路要閑山島為水路要楊元
 守南原邢玠又遣別將陳愚衷次全州為南原援朝
 鮮元均守閑山島均湛酒色不事軍務人心離畔楊
 鎬麻貴等既至朝鮮朝鮮乃促元均進兵于金山浦
 均不得已率舟艦而前小西行長聞之曰可也八月
 督舟師邀之伏甲加德島五日與均戰絕影島風怒

海立。行長回舟，僞遁。虜船衝波濤，亂次爭進。至加德島，虜皆渴，上岸取飲，伏興乘之。行長反擊，大破之，斬級四百餘。均奔巨濟，行長進薄之。均方醉，眾潰，追，斬獲。囚算獲，均及李億祺等。別將裴楔知不可爲，縱火，閉山營，悉燔糧仗，而遁。於是海路始通。天津登萊，皆可揚帆。加藤清正自西生浦入全羅，沿道城堡，望旆奔散。進與行長合兵，圍黃石城，一鼓拔之，獲其將郭趨、趙宗道、柳文虎。我師遂分二道，赴南原。毛利宰相秀元步騎五萬，行長爲先鋒，自蜜陽、浮田、黃門、秀家步騎五萬，清正爲先鋒，自雲峰。韓將權慄等屯雲

峰。聞清正至，軍中驚呼曰：「夜又上官復來！」皆奔潰。師遂傳南原，聞陳愚衷在全州，遣兵庫頭義弘、左馬助嘉明當之。愚衷不能出，我師圍南原，數重環竹盾架雲梯，守將楊元力戰累日。十六日，我師芟禾，堦鼓譟而登，遂拔之。元跣足遁，其兵三千皆歿。愚衷初至全州，州無斗糧，而四外山中多貯米豆兵甲，蓋韓人苦明甚於我兵，不欲在州，且恐我兵至也。愚衷驅迫韓人入城，悉搬取糧仗，人情洶洶。及南原陷，州民作亂，廿日師進薄全州，愚衷懼奔公州，師館穀于全州，以休士馬。於是陸路洞開，全州以北皆瓦解。閑山之

又四郎正陰韓人
呼爲馬多

逸史 卷之八
敗國王昭大悔悟起李舜臣於獄以爲水軍統制使
舜臣入全羅道間行達珍島分道招募海道人聞舜
臣至大喜遠近投集我水軍別將管正陰率二百舡
進勦與舜臣遇於碧波亭下舜臣以十二舡載大砲
麾眾健鬪我兵大敗正陰歿之舜臣進駐古今島患
乏糧時種人避亂者多載財穀入海舜臣作海路通
行帖令曰沿海公私舡無帖者以姦細論乃差舡大
小使納米受帖皆喜通行無禁不難納米旬日得糧
萬餘石又募民鑄砲造舡綏御有方島中殷實明水
軍將陳璘至今古島璘性兇惡行歐辱官人故眾皆

栗山備後
後藤又兵衛

母里太兵衛後但
馬
原弥左衛門
菅六之助

危舜臣舜臣待之禮恭法嚴每接戰讓功與璘璘慚
服推舜臣爲名將事一咨稟無所掣肘時楊鎬麻貴
在國都畏縮不肯出我師亦務持重無進取之心九
月朔毛利宰相秀元進兵全義館甲斐守長政爲先
鋒燒夷近邑七日及明將解生戰稷山栗山利安後
藤基次與明楊登山牛伯芽遇舞樂血戰殪數十騎
長政馳之登山伯芽退踰川與生合斷橋而陳我師
馮而進復大戰生等卻走會明將李益喬劉遇節來
援兵氣復振長政部將母里友信原種良管正利等
健鬪陷陣秀元兵亦至虜遂敗走日旣晡我師亦劄

不能追而罷。一日昧爽，黑田氏營中驚擾，謹呼長政，謂虜來襲，介而乘堙，戰之。有虎入廐，食馬也。頃之，管正利單刀跳進，斫之。虎傷而益，寧正利殆不免。後藤基次舞刀繼之，擊殪之。舉營曷采，長政弗懌，曰：「勇則勇矣，然渠等已爲偏將，佐我任國事者，今舍生與禽獸格，何居眾乃服？」冬十月，諸將以天漸寒，退師小西行長屯松島，加藤清正屯蔚山。諸將鱗次堡塢，與金山元帥府相犄角。明李如梅陷谷城，遂攻星州，守將毛利季包筑紫廣門，擊卻之，以兵寡，遂走求禮。十一月，邢玠入朝鮮，雨雪累旬，士卒墮指，玠與楊鎬、麻貴

等軍議曠日，竟不能動。既而明國所徵發宣大川廣等兵相繼皆至，虜勢大振。玠乃分步騎四萬爲三協，李如梅將左協，李春芳解生將右協，高策將中協。刻日進取朝鮮，王亦分馬步二萬屬三協。我諸將聞虜聲益繕城寨，加藤清正留加藤清兵衛及毛利氏衆完蔚山壘，躬往西生浦巡役。十二月，鎬貴率三協次慶州，分中協軍于彥陽，以備金山。廿一日，以左右協攻蔚山，蔚山土功未畢，役夫狼狽入城，清兵衛接戰，大衄，挺身而返，閉門堅守。左京大夫幸長淺野率所部將之蔚山，至彥陽，與明軍隔山而宿。明人夜潛兵掩

我後軍取之。迺始覺虜在近。幸長怒揚策馳之。部下諸將諫曰：「眾寡必不敵。請直入蔚山。弗聽。環山冒明。陳戰不利。且鬪且走。以達蔚山。蔚山與島山連壘。虜迭進攻之。益急。諸將捍禦甚力。殺傷數千人。我兵亦多損傷。既而食盡。城中大窘。清正在機張。幸長馳使告急。清正驚曰：「彈正嘗托京兆於我。我不可不出。」力矣。乃勒兵五百人。人齎米鹽。鞭船而騁。與虜哨船遇。擊走之。虜在岸上者數萬。懼不敢蹙。遂得入城。二十六日。虜合兵四面仰攻城。中投以大木。鉅石。殪數千人。虜懼而退。清正夜出斫虜營。復大獲。二十七日。

清正巡城中。坐丘指揮。虜自城北山上。瞰視城中。相距六七百步。以佛郎機狙擊。丘上蓋粉者數人。眾愕。貽欲避。清正堅坐。叱曰：「勿動。既而丸復至。迸丘前。清正自若。虜謂失準。低乃擡架。更發丸。從頂上過。清正曰：「可也。與眾爭起而下。虜望見大喜。準此頻頻虛放。眾服。清正膽勇機警。虜休戰。分兵斷汲道。城中屑紙和雪咽之時。天寒。虜亦凍死數千人。一日昧爽。虜設伏四面。焚攻具。撤圍而走。諸將欲追之。清正望曰：「是誘我也。軍後無殿。舉火示走。且乘曉將蹙我於明也。固閉不出。既而虜多從林薄出。圍復合。眾益服。清正

以救援未至。佯約降。緩師黑田如水。在梁山。聞蔚山急。使人報金山。越援。元帥秀秋率步騎三萬而發。阿波守家政佐渡守高虎中務少輔安治將兵二萬自昌原攝津守行長以舟師自海上。孝高使甲斐守長政會師于西生浦。刻期同救蔚山。明規梁山虛。驅韓人來襲。孝高連戰卻之。孝高在軍。綏御有方。種人愛戴。息肩者多矣。是月太閤以江國密邇京畿。而土寇易動。命悉撤其舊鄣。是月我白井上城主本多廣孝卒。年七是歲太閤錄丹羽氏舊諛。徙松任侯長重封于小松。賀食十萬石。廢君義昭足卒于鞆。年六

越前守廣孝初豐後侍從并加賀守長重

○

三年戊戌春正月朔元帥秀秋擊高策于彥陽破之。明牧務遼將兵一萬至般丹。募韓人將擣金營。虛二日留守中納言秀家令左近將監宗茂率騎八百邀之。宗茂夜襲般丹。蕪之。務遼倉黃先遁。虜大潰。俘斬甚衆。三日秀秋與諸將鼓行指蔚山。楊鎬麻貴震怖。不知所為。下令軍中曰。詰且撤兵。軍大亂。至夜鎬先遁。四日黎明。後藤基次出謀焉。濟水得一馬鞋。曰。是邦制也。即回獻之。曰。騎有濟者不可後也。長政曰。善矣。麾衆而馳。直蹙明後軍。大兵從之。蜂須賀等自昌原至。藤堂高吉尚弱。以銃手逼虜。舞槍冒陣。小西氏

宮内少輔高吉丹羽長秀季子為高虎養子

兵亦自海上至。蔚山諸將望之，鼓噪而出，三面夾擊。虜大敗績，委棄甲仗輜重如山。我師追之，逐北斬獲無算。明將唯吳惟忠、茅國器苦戰殿後，故虜有得脫者。吉川廣家追之，縱橫血戰，虜皆披靡。惟忠國器挺身走，清正望見，曰：「雙黑徽號為誰？」或曰：「雲侯也。」清正嘆曰：「此夫特壯。」七日五畿大雪，初會津侯秀行之母織田氏故右府信長女也，有殊色。太閤召之，弗聽。乃使謂之曰：「不來將不利於孺子。」織田氏矢以死，群下懼，或勸之。織田氏悲號，薙髮示意，太閤怒焉。秀行柔懦，舊臣驕傲，不能居公室。於是有挾私相殺者。太閤

掘左衛門督秀治

乃收秀行，封百萬石，移之鬱宮。上食十八萬石，徙越侯景勝，封于會津，割其舊封羽之莊內與之，合食百三十萬石。徙北莊侯秀治，封于越後，食七十二萬石。逸史氏曰：京師一鉅儒嘗論織田夫人，以為一婦人守子子之義，以崩墜先業，使列士大夫為之流離，四散其室家數千萬人，遽至凍餓不仁之甚。君子不取焉，厘辱一身，以全一國，可以為仁矣。惡是何言也。古不云乎：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是聖賢明規。復奚容異議。織田氏之節，所謂疾風知勁草者，彼何人斯。不嘉其可嘉，而不醜其可醜。一

錮心於功利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故予嘗目之為
霸學焉嚮也有一叟實受業於其門與吾先子友善
每談及學術或相訾警而叟固執師說枝梧不屈先
子舉此會津論則叟輒頻頷曰吾夫子錯此一著蓋
是義也雖其信從之徒亦深以為非者若此理義之
悅我心弗可改耳

太閣從容謂篠山侯玄以曰貴賤誰無歟雲於月風
於花人說來茲鬼為抵掌孤欲以三月賞花於醍醐
山令婦女不出閨閣者遊騁乎山間供帳華盛飲饌
豐侈以窮娛樂於一日乃命玄以及甲侯長政郡山

前田法印玄以

侯長盛佐和山侯三成水口侯正家大繕三寶院飾
山谷開林麓起臺榭鑿池沼列廬舍鑿道路務使資
用充物無所闕焉

逸史氏曰昔者趙孟語偷叔孫穆伯乃卜其死焉豐
臣氏驕奢既極歿期將至不念天下大計汲汲於宴
安其發乎言嘆者如此之偷當時識者必有知其不
長者矣噫

明聞楊鎬等喪師以萬世德代鎬二月世德與張榜
鄧子龍藍芳威等率南兵先後皆至邢玠乃分為水
陸四路李如梅將中路麻貴將東路劉綎將西路陳

璘將水路各配生兵。然畏我銳，未敢前。明又俄召如梅還，命董一元代之。故勢益沮。我師以固根本爲務，分爲三路，以扞蔽。金營東路，則清正據蔚山，益築西生機張。西路，則行長據順天。與南海營相望。襟帶山水，最爲扼塞。中路，則薩侯義弘據泗川，北控晉江南。通大海，爲東西聲援。行長水師，番休濟餉，來往甚便。三月，太閣遊醍醐山。世子秀賴及元妃諸姬皆從焉。輿馬服飾，競爲華麗新奇。令京極宰相高次福、島左衛門大夫正則、增田右衛門尉長盛等護衛四郊。群臣或於山間設茶房酒亭，殫巧以伺候顏色。上

皇使使者慰問。公卿爭贈遺。列侯守令以至畿甸，富戶饋獻闐咽。以水陸珍奇相高，奇技淫巧眩耀人目。以市恩寵，太閣驩甚。伎樂徹夜，供億賞賜之費累鉅萬。醺飲之隆，前代無比。愚民駭悅，傳爲盛事。逸史氏曰：君人者，顧戀富貴，縱慾如此，而以克永世，非攸聞也。世傳當時或榜於道側，曰：奢者不久。太閣見之，令太署其傍，曰：不奢者亦不久。嗟乎！是亦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哉。

太閣益勦外征。夏四月，使人如朝鮮，量留元帥秀秋及清正行長、義弘、幸長等十餘帥，以兵十萬屯焉。其

餘皆撤還。五月太閤命再造方廣寺大像。嬰疾而止。六月太閤疾病。召淺野長政前田玄以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曰。孤聞列侯與我群臣交爲讎隙。心相危害。孤不在禍。且作汝等居間使同心輔吾兒。十六日大會。侯伯守令及文武諸司五子出傳命。眾皆曰。殿下千秋後當戮力奉嗣君。誰有異心。但至解宿怨。各有所執。不敢奉命。再三喻解。弗聽。五子復命。太閤愀然見。大君告之曰。此煩內府。大君出申命。眾對如初。大君作色厲聲曰。諸人明言戮力奉冲子。靡有異心。乃各積怨毒。心豈壹哉。心旣不同。何

以勦力以私滅公。奉冲子之義。安在。丈夫出言胡齟齬之甚。眾皆懾伏稽首曰。謹聽命。大君反命太閤。大悅。命悉賜食。使五子及中村一氏生駒親正等接待。眾爭席。無等班。及觴行。輕重不得。各離次。忿爭喧嘩。一氏親正周旋調停。不能制。入告。大君。大君復出按劍曰。大閤悅。諸人奉命辱設斯饗。今乃若此。大不敬。余已爲諸人所責。復何顏見太閤。座間皆敵我意。決矣。顧五子曰。趣闔四門。眾振恐。失色。同辭謝罪。遂獻酬如儀。叙驪而罷。明日太閤聞之。見大君流涕曰。疇昔之事。微公孰能辨之。公之恩威。素服群心。

亦可以見吾兒雖幼後事不足慮公幸撫孺子以鎮靖天下。大君亦歔歔而退。外征諸將罷還者皆至。廿二日太閤召見慰勞焉。遂考課其殿最賞罰有差。秋七月太閤自謂我疾必不起。秀賴幼冲列侯大臣無所統。一旦海外禍結。班師既不易。外國或乘我喪。追凶來犯亦未可知。內外分崩。變故叵測。能靖斯難者。唯有德川氏。不若追今授以大任之。愈我家亦當賴以保無事。乃諭。大君曰。孤死難且作。今以天下付公公。空竭心力。致太平。阿拾秀賴幼字拾丸長之後。公幸量才處置。大君攬淚曰。中將雖幼。既為適嗣。殿下

百歲後誰不奉戴。然世變難測。願以殿下。荳明妙選。賢輔以貽孫謀。某老朽迂拙。曷以膺重任。太閤曰。孤思之審矣。不用遜讓。大君固辭而出。太閤召三成。長盛告之。三成造膝曰。殿下以天授之資。暴衣露蓋。草創大業。何以一旦付諸他人。若以遺孤托臣等。願以死奉之。殿下總攬英雄。為日久矣。今也謀臣如雨。猛士如林。後事不足憂也。太閤領之。天正中。太閤置五奉行。以彈正少弼長政。淺野氏食甲國二十萬石德善院法印玄以。前田氏丹之篠山五萬石右衛門尉長盛。增田氏和之郡山二十萬石治部少輔三成。石田氏江之左和山十九萬石大藏大輔正家。長束氏江

前田氏時從二位

毛利浮田上杉並從三位

之水口為之參決大政命玄以兼京師所司代至是
 五萬石
 更置五大老三中老以大君其封關東八國及東道別邑共二百萬石
 及加賀大納言利家前田氏賀能越中其共百萬石分能予次子利政以為支封安藝中納言輝元毛利氏藝周長石因伯雲隱備後及備中半國共百二十萬石分隱及雲數郡予吉川備前中納言秀家浮田氏備前播作及氏以為支封四千會津中納言景勝上杉氏與羽二十餘郡百三十萬石為大老以式部少輔一氏中村氏駿十萬五千石雅樂頭親正生駒氏噴帶刀吉晴堀尾氏遠之濱為中老因命曰小事奉行議而行之大事大老坐而論之大老奉行所執不同或爭權生郤則中老斟量調停之又命片桐東市正

且元小出播磨守秀正為孺子傳秀正與太閤同鄉里有姻而昵故有是命因諭曰善視冲子慎勿令異日與內府生事秀正尋以老病不堪謝就其封岸和田數年而卒且元獨任職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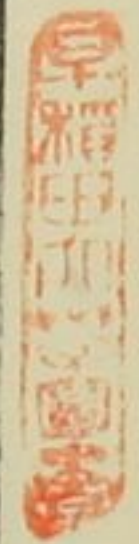
逸史氏曰天下大勢豈易言耶我大君之於豐臣氏同為天子三公爵位相次親為舅甥非有君臣之迹特以勢相係屬耳原其始大君與織田氏竝為侯國豐公我外臣已然豐公乘風雲之會以戡定大難位極人臣為諸侯首然後與我修好通昏則不復得以敵國相抗禮焉豈非勢也哉王室既卑

禮樂征伐自豐家出。海內列侯皆奉其約束。與豐氏家臣駢肩接武。黜陟慶讓。於是乎在。則謂之非君臣也難矣。雖我大君名位之隆。而惡得獨自異焉。是亦勢也。雖然。室町已降。群雄割據。豐公起自匹夫。粹以號令諸豪。恰如項羽自稱霸王。分天下立侯王。又如漢高當初。以漢王居荊。彭諸人之上也。謂之君臣分定。則未矣。國家肇統海內。稽首而君臣之分。則實定於元和之季。於是乎與豐家之舊。大有逕庭也。是又今昔勢之所以不同矣。後人不據今而議昔。可也。石治部之包藏禍心。深甚我大君固也。然其奉

孤之議。造膝之言。盡忠於所事者。未易奪焉。則大老之命。是以出矣。亦勢之所必至也。抑其老云者。非天子之老也。然則是豐家之老。而君臣之分。於是定矣乎。曰。咈哉。所謂老者。權時假稱。設以爲議大政之職耳。非遽以定君臣之目也。時有五奉行。而石田諸人。又或指五老爲奉行者。今尚存乎諸書。其一時假借。初無定稱。亦可以見焉。上下不文之極。名分不明者。往往而然。夫紛紜之論。姑舍旃。當是時。豐孺子中將也。藝侯以下三大老。皆中納言也。爵同爲三品。賀侯大納言也。我大君內大臣也。爵同爲二品。列卿

相臣吾未之前聞。況以槐府臣於棘寺羽林乎。後世俗子動輒以君臣議之。一唱百和。皆眩乎時勢者。唯君子斷以。王朝之班。悠繆之談。不攻自破。嗚呼。尊卑混淆。大倫乖亂。天下殆哉。岌岌乎。唯斯時爲然。竟以馴致。異日滔天之禍。生靈肝腦塗地之慘。自非我大君之偉畧厚德。得位得壽。亂庸有極乎。猗與天矣夫。

十六日伏水夜相驚。列侯邸第爭集兵馬。市民挈室奔竄。移更而後止。井伊兵部自藤森騁至。大君令直政及天野康景等四出探聽。反命曰。初更石田三



成大野治長館。遽納甲仗。諸邸相報告。僉疑懼而倣之也。乃縛石田氏傭夫數人。以至然。衆莫知其由。大君亦不敢窮詰。明劉綖將攻順天。病城堅而小西氏善戰。欲以計擒之。乃僞申和議。請會盟。譯使荐至。綖又單騎親出。示信。行長信而許之。約以期八月朔。行長往赴期。我兵有降。在虜營者密告其謀。行長途還。綖見情露。大忿。遂攻城。行長擊卻之。五日太閤謂大君曰。以公固辭也。置諸老以輔幼子。今雖悔之事。旣施行。公其冠諸人。專大政。我且喻諸人。傾心戮力。以靖邦家。乃悉召諸老奉行。及重臣宿將告之。且曰。

以六歲小兒累諸公盍盟以安我心遂刺血盟于庭
載書曰恐不協之殃國用昭質于爾大神今而往無
大無小同奉孺子毋易舊章毋泄機事釋憾修好相
告以忠毋樹黨毋比親毋私議昏娶慶讓之典停埃
孺子之長有渝此盟明神其罰殛之

逸史氏謂是盟也亾益曰心則不固要以鬼神何益
之有豐公以威力屈群傑猶雪壓竹也今咒於竹曰
雪融之後毋挺然以興果有益乎哉

十八日太閤秀吉薨

從一位前關白太政大臣豐臣朝臣年六十三或云六十一

作遺令曰管亞相護遺孤居大阪源內府在此秉大

政又曰淺野長政石田三成遄臻那古耶命外征兵
盡數撤回是事顧弗易內府已下深謀以結局勿使
十萬兵爲客土游魂焉旣而命侍臣曰姑祕喪言畢
而瞑三成挾異圖日久尤憚大君害長政與大
君厚善欲沮之乃佯謂長政曰祕喪不易今我與吾
子送魚於內府則外間必解疑長政從之十九日
大君及世子問疾三成使人要路密計大君乃還
嘆曰石治部與我不善猶且告大事淺彈正何以外
我人心不可測如此遂疏之又竊度天下自今多事
即日遣世子就國是月密葬大閤于美陀山址令長

東正家護作焉。既崩而發喪，詔贈正一位，以遺令建祠廟于兆域，西窮其宏麗。

逸史氏曰：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身生窮閭，自奮乎奴隸之中，世傳其竊金霑寸祿，猶居環堵之室。時娶高臺，藁席而坐，瓦尊敗劍，親酌而成儀，甚矣如此之嚴也。然壯歲既封侯，齡始半百，而位極人臣，幾致太平，在我日域，振古無比焉。蓋壯圖雄畧，所謂天授者耶？其馭群傑，殊賞大封，曾不顧吝，則有漢高之度，北伐南誅，西討東征，所嚮無前，凡躬親將者，莫不摧陷剗夷，則有項王之勇，挫衄不得志者，小牧一役

已，亦非如垓下之窮矣。其好大喜奇，盤遊侈靡，土木究奢，滄溟黷武，務凌駕前人，則與秦皇漢武相頡頏焉。其顯翕張予奪之權，弄天下於股掌，雖有逆節殄行，而人亦不敢枝梧，則與曹瞞伍焉。其尚友源征夷，則與石勒論光武，倫焉。嗟哉！豐公可謂曠世之豪矣。晚悔外征，又睹其臨歿之言，欲令終保後之意，亦勤矣。雖然，首之以螟子之狂昏，尾之以孺子之愚駭，實豐家之不幸，而亦天也。但貽謀大乖，寵任匪人，禍機旣動，而不知墳土未乾，而群姦僨事，此孽則不免於自作，豈亦天心有所歸，而然歟？豐公終身之功業，予

嘗一言斷之曰長於進取而短於退守噫
 明麻貴攻蔚山蔚山塹壘既完糧仗豐備士氣益銳
 清正接戰屢挫之釜山帥府聞虜出議應援橘左近
 將監自奮請救蔚山九月五日以其甲五百抵元潰
 與明虜五千遇乘曉霧突戰破之宗茂揮策追亾左
 右皆曰彼眾我寡恐不利宗茂曰今不追使渠知我
 寡也且虜馬足亂不能反戰遂前又敗之及頓舍命
 逸囚僉驚曰是示我情也宗茂曰彼既疑我寡今得
 我情而來可以逞也夜設五覆以待三更虜果至前
 後來擊大敗之斬獲四百餘級六日違蔚山十里而

石見守昌時晚號
 壽昌或作下總守

陳貴解圍而走清正與宗茂夾擊明師敗績 大君
 遣德永壽昌渡海密計諸將傳遺令班師淺野彈正
 石田治部亦以遺令赴那古耶督其事島津氏之守
 泗川也築海畔徙據之以為根本號曰新寨北築望
 津以扼晉江與新寨相距四十里又置永春昆陽等
 諸寨積穀東陽明董一元引軍抵晉州隔江而陣相
 持月餘明郭國安者降在望津與明將茅國器約為
 內應廿日國器勒兵渡江我兵臨岸防之寨中火起
 炎燄漲天眾驚而潰國器遂陷望津一元分兵攻永
 春昆陽縱火焚之我兵皆奔泗川一元進圍泗川廿

又八郎忠恒後中
納言家久義弘子

八日守將血戰突圍奔新寨一元又焚東陽倉火不
燬者兩日夜自虜之攻望津新寨將士屢請赴援義
弘弗聽曰敵兵眾而氣銳難與爭不若固壘以逸待
勞一元益進攻新寨將上皆奮欲邀戰義弘嚴令不
許新寨三面臨海一面通陸引海爲濠舸艦千數泊
寨下一元素憚薩師疑其有謀退次泗川冬十月朔
一元合兵二十萬復攻新寨自卯至巳其將彭信古
用大煩擊寨門碎樓堞數處步兵逼濠拔柵爭登義
弘隨機防禦殺傷過當闕呼聲震地會虜煩腹炸破
火藥齊燃黑煙蔽空我兵乘勢啓門衝突島津忠恒

鼓策先之信古兵三千殲焉餘眾披靡我兵尾而馳
焉明遊軍茅國器葉邦榮率兵一萬擣虛傳城義弘
逆料之團兵五千以待至則齊出奮擊虜卻走其後
軍將藍芳威望之先潰明師大敗績我師追亾逐北
至望津而返斬首三萬餘級國器請次望津聚散卒
一元恇撓顧諸將曰事在再舉揚鞭奔星州眾潰棄
甲仗相蹂躪或擠崖谷殭尸倚藉者二百餘里韓音
呼島津爲石曼子於是石曼子威名益著以止兒啼
云京畿訛傳明虜水陸大出我師歸路旣絕矣人情
洶洶大君議親航海賀侯利家寢疾聞之曰內府

一。去內難必作。我當與疾如肥。臥董軍事。僉曰。二公俱不可出。藤佐州語虜情可使也。大君曰。俞是能辨之。乃遣藤堂高虎渡海。高虎抵那古耶。新寨捷報方至。乃反。時虜亦聞我喪。喜而相慶。然三路敗。馱之餘。畏懦不敢前。會水路將陳璘與陳蠶。鄧子龍馬文煥等。以戰艦數百至。兵勢復振。元帥秀秋留三路軍。與自餘諸將撤釜營先還。到對清正。乃撤蔚山。義弘撤泗川。劉綎聞之。復圍順天。行長告急。義弘清正分兵反擊。解其圍。行長乃撤順天。以十六日皆上船。璘等謀而知其期。合眾艦遮擊子龍及朝鮮李舜臣。以

巨艦為先鋒。清正先歸。義弘且戰且退。抵加德島。明師萃於行長。行長苦戰。士卒多死。子龍乘之。兵鋒益銳。會虜大煩誤中。子龍船折檣焚樓。我兵乘機感之。斬子龍。其下殲焉。舜臣方血戰。望子龍危。轉艦赴救。流丸洞胸而仆。瞋目曰。事方殷。勿言我死。言未畢而絕。兄子荒有膽畧。代督戰。行長併舟圍璘。幾獲之。荒麾眾救之。健鬪破圍。蠶文煥等後船益至。鏃砲火矢四攢。我師敗績。船皆燒殘。乃求一島登之。虜寨在焉。行長殺戍據之。璘等追至。連巨艦守之。行長夜以單舸奔加德島。餘眾不能屬。義弘反舟迎取。與明將陶

明宰戰破之。獲明宰。於是虜不復追尾。風潮亦偃。我師乃蜚帆而歸。行長喜。清正回兵。援順天。拜謝請釋。憾清正辭曰。固所願也。然子與石治部善。竟不可調停矣。陳璘業已收兵。未知李舜臣。外馳使謝其救己。使者反告狀。璘投地曰。老爺棄我而死。耶。俯膺大勳。一軍皆哭。朝鮮唯有一舜臣。國中倚以爲重。及柩還沿路。人民設祭號泣。海邊之人。爲建祠。命曰愍忠。行旅過者。皆致奠云。十一月。元帥秀秋與諸將振旅至那古耶。長政三成相見。慰勞乃發。喪哀臨。休士數日。三成謂群帥曰。諸君復命。必皆就國。來茲秋請之期。

當茗燕相請。清正颺言曰。我在絕域。風餐雪臥。七歲不與優逸。醉飽者比無茶。無酒。將稗粥相報。三成嘿然。益銜之。群帥遂至伏水。謁孺子。諸老勞之。盡遣之。國皆拜命。特以大喪後。中原不靖。病於自逸。相視未。舜歸。以至次年云。

逸史氏曰。予於朝鮮之役。槩乎亾所議焉。蓋七載間。非無彼善於此者。要皆不義之戰。不足言也矣。嗚呼。當豐公時。元弘以還。二百餘年。海內分爭之亂。始定。民將覩太平。而猝贖武於絕域。關西繹騷。怨號塞路。其丁壯暴骨。財粟耗斃。亦豈可校哉。毋論朝鮮殘破。

明史亦稱自關白侵東國前後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迄無勝算至關白歿兵禍始休東南有安枕之日矣甚矣其流毒也夫我與明之於朝鮮也譬如兩虎爭一羊羊斃虎傷皆以自殃悲夫長國家者豈可不深戒而重慎焉哉抑以予審彼此大勢蓋朝鮮可服而不可取焉明可和而不可服焉若夫席當初全勝之威鼓行而西朝度鴨綠夕衝燕京取城下盟而還使朝鮮稱外藩明締隣交未必無成算雖然海洋萬里絕域殊俗假令算無遺策事得十全果何益乎哉唯貽患於後嗣而已矣固不如

不為之愈焉況於一時狂謀初無全圖者乎

石田三成日夜思亂密與增田長盛議曰源管方睦我難於得志方今之策莫若間二氏雙虎既鬪可以乘也二人乃陽生隙三成求媚於前田氏使長盛結納於大君以間之賀侯嘗請享大君既戒期長盛告大君曰亞相將為公不利公毋往乃辭以疾賀侯慙焉他日長盛謂賀侯曰前日事適有蜚語內府尋悔今復言之必喜而來賀侯從之十二月又戒期長盛見大君百方沮之大君弗聽曰豈可再辱人哉及期且出長盛復來曰事已急袖其密移以

丹侯長子與一郎
忠隆賀侯女塔也

逸史 卷之八

懷德堂

獻。大君疑怪。遂辭。享賀侯大恚。賀侯與丹侯忠興
有媼而睦。乃召丹侯告之。且曰。我老矣。納梅如茲。我
且就國。不復預人事。丹侯諫曰。明公一去。奈遺命之
重。何世亦必孱公。乃止。二家之郟。卒成。是月美作守
貞能。與卒。年六十二。是歲自朝鮮還者始傳。草本棉種。民
稍稍知其利。樹以良田。累年徧天下。四民便之。長與
桑麻鼎立。

四年己亥春正月。大君與諸老議外征之功。以薩
侯父子新寨之捷。得完歸計。其勲尤著。併官田在薩
者四萬石。悉予之。奏任其世子忠恒。右近衛少將。各

若狹守高次

中務少輔則賴後
兵部卿法印

先以寶刀一口。餘行賞。有差十日。大納言利家護孺
子秀賴。徙大阪。遵遺令也。生母淺井氏。淀從焉。真嫡
母淺野氏。高庶母京極氏。松于京師。淺野氏尾人杉
淺野長勝。取為己女。太閤徵時。娶之。京極氏武藏守
高秀女。初適小濱城主武田元明。而寡。太閤聞其有
殊色。納為姬。真諸多。致湯沐邑。京極氏尋如大津。依
其弟高次。大君在伏水。統大政。諸老奉行分番往
來兩地。伏水一日相驚。曰。有反者。四民狂走。事畧有
蹤跡時。大君觀優於有馬中書邸。井伊兵部馳至。
曰。是非娛樂時。藤堂佐渡守繼至。造膝密語。共扶
大君。而出。人情危懼。關東統內。士庶圍隸。以至商販

懷德堂

刑部少輔正之
因幡守康元大君
異父弟定俊子
兵部少輔秀政其
女故世子信康女
所生

僧侶偶在京畿者相報告爭先而至裏根護邸數日
而罷人服 大君徙封日未久而能得民心如此云
先是伊達政宗約以女配我公子忠輝福島正則為
嗣子正之聘松平康元女峰須賀至鎮聘小笠原秀
政女前田氏以下諸老奉行使人責政宗正則至鎮
曰私昏之禁藏在盟府何為不見告二侯支吾不服
蓋皆謂事係內府內府既秉大政則其所允俞即是
公議不必更告也使者亦不能詰於是諸老奉行與
大君有違言彼持 大君背盟私許昏媾我執伏水
兩驚事皆有主名迹涉不軌列侯遂分黨相軋畿甸

織田有樂長益
金森兵部卿法印
素玄長近
山岡宮內卿法印
道阿弥景友
三之丞廣明

森忠政武藏守長
可弟承其後後美
作守

洵洵黑田父子福島池田藤堂尤暱於我乃與兩加
藤淺野細川京極蜂須賀織田侍從及有馬金森山
岡三法印等日夕擁衛備警加藤左馬助嘉明其先
參人為我世臣至父廣明以與一向賊也出嘉明
時在繼繼既長仕豐臣氏累功封真崎 十萬石素
與石田有鄰且念先世誼淚自結納森右近大夫忠
政亦傾心親附焉石田三成異圖益急與增田長束
等屢欲攻 大君議不諧輒中止中老堀尾帶刀病
之謂同寮曰夫調停將於是乎在盍修吾職遂因井
伊氏言之又告四大老皆許焉三成等勉強從之二

月五日諸老奉行見 大君尋戊戌盟交載書曰一
如前盟所渝者神其殛之時亞相利家嬰疾不來眾
請 大君往見之 大君依違答之會佐渡守正信
來自江戸 大君告之故正信贊曰人皆刀俎南下
未可遽許且問曰淺彈正親暉依舊否 大君曰疏
濶日久正信退如彈正氏拉而入見 大君誦曰寡
人待子異於眾太閤之喪淚仇若治部尚能計於寡
人子獨送魚見欺何居長政始知為三成所賣涕告
故 大君意解視之如初廿九日大納言利家與疾
如伏水拜盟初利家恚於 大君不冑下三成等又

黑田甲斐守長政
加藤主計頭清正
淺野左京大夫幸
長

百方短之為言翊戴之意越中守忠興說利家曰治
部逆謀非一日尤害源內府欲藉手於公今以公老
且病幸其無餘年陽推奉之耳渠倘得志於公何有
抑內府勇智公之所知雖有百治部末若之何一旦
禍發昆岡之炎孰辨玉石不若亟與內府修好以固
孫謀內府位最貴望最重公不往則必不來請毋惜
一行以悞大事黑田加藤淺野三侯亦因肥前守利
長固請利家悟焉故有是行 大君禮待甚厚亞相
泣托後事且曰斯宮淺露不足以待不虞宐徒向島
姦盜必絕望 大君嘉之窮驩而罷三月 大君戒

南下石田三成造蜚語沮之福島正則尼行曰浪華
 姦窟變不可測公之所知也 大君曰亞相力疾而
 來不可不報備而行姦人何為十一日遂如大阪亞
 相大悅供帳極盛時病既篤扶而見之諄諄曰我死
 無日公善視豐孺子 大君館於藤堂氏於是五奉
 行皆在大阪三成會其僚泊黨與於小西氏淺野長
 政辭以 大君館伴三成謂眾曰源管復合吾徒無
 類行長奮曰當乘夜攻於藤堂氏不則要諸歸路我
 一人死之可以逞也前田玄以通志於 大君揖增
 田長盛曰背盟首難罪莫大焉天下孰容之且吾聞

府中武地非越前

之加藤黑田諸豪僉往護衛彼皆更事萬人之敵我
 能往矣彼亦能備焉浪戰一場多詒之禽無為也長
 束正家使馳視之反命曰徒御如雲檠戟咽路乃止
 十二日 大君還伏水榭原康政先驅井伊直政殿
 盜不能發廿六日 大君徙向島初與明平之歲太
 閤命城向島其秋地動而崩遂廢至此修之云吉田
 侯輝政池田熊本侯清正加藤中津侯長政黑田清洲侯正
 則福島府中侯幸長淺野丹後侯忠興細川真崎侯嘉明加藤
 罪狀石田氏連署請加顯戮 大君弗聽曰石治部
 姦有餘而逆未形以私憾誅重臣奈豐孺子何乃請

賀侯亦不許。七侯快快有餘言。或潛授甲欲攻之。毛利浮田上杉佐竹島津五侯氏素與三成昵。於是三成變服匿於浮田氏。諸家差士衛之。佐竹義宣在伏水。聞之馳至曰。我聞七子意甚堅。勢既如此。必不但已。可能制之者。唯有源內府治部。盍如伏水自歸焉。衆議從之。閏月三日。加賀大納言利家卒。從二位菅原朝臣年六十。詔贈從一位。肥前守利長嗣。尋陞從三位中納言。衆復推利長為大老。班在四人下。義宣令三成婦人輿拉至伏水入見。大君告之為言自歸之意。大君許之。七侯聞三成逃。皆至伏水復申前請。諸邸

圖書助今成

往往聚兵。埃命居人大駭。大君患之。聞池田邸有會議。使伊奈今成往臨席。開喻再三。且曰。如不見從。我必助治部致之我館。以待諸人來攻矣。七侯瞿然相視。黽勉受命。而皆尚在各邸。不罷去。大君知事未解。思所以處。三成。本多正信。夕。大君既就寢。警效而入。大君曰。有何急速。對曰。所欲請匪他。石治部將得罪。不知處之何如。大君曰。我今方思之耳。頓首對曰。善矣。主公業已思焉。思則得之。臣復何言。乃出。翌日。大君使中村一氏生駒親正謂三成曰。近日之事。子為怨府。遽加沙汰。大獄必興。子盍權解。

職就封子一舉趾畿甸必晏然是為孺子屈也請熟圖之三成曰拜命之辱但是一身大事願深思而後決幸紆數日之期初三成與上杉氏相直江兼續尤厚善乃告以姦謀又偽造列侯印作盟書因使兼續密勸景勝伺釁作難極言倚重之意景勝好勇而短智慮心喜其見推又信其多黨忻然許之於是三成馳使于大阪問計景勝悉會其黨曰七子必欲甘心於治部危難在目前今幸有內府之命治部宜之國以觀世變我當與佐竹氏共告歸偃蹇完聚不復西上待內府責問而舉事以為天下唱眾僉曰善矣果

爾則江戸動搖內府必東上杉與佐竹角之石田乃奉孺子命搜畿甸以西諸侯從後犄之內府雖勇智而計無所出可以制全勝使者還報七日三成聽命解職乃密傳載書於其黨皆刺血而盟十一日三成發就封大君恐途有變令結城參議秀康及中村生駒二氏護送七侯果欲要以擊之聞之而止夏四月故太閤廟成詔賜號豐國五月土侯元親卒宗長部子盛親嗣自孺子南下也伏水城無主於是諸老奉行相議請大君徙治焉以求慰解大君從之黑田掘尾之倡也毛利上杉浮田氏皆來賀威望益

顯毛利浮田已下征韓諸將以畿甸無事皆始告歸
秋七月前田氏以喪上杉氏以受封日淺法制未定
佐竹氏以封內盜起皆之國共期以來春會同八月
十四日大君朝覲九月七日大君如大阪初以
大君久不見孺子也輿論紛紛淺野長政病之片桐
且元屢以為言大君懼有變輒辭以疾埃疆藩皆
去乃往治部三成聞之遙與右衛門長盛大藏正家
謀造蜚語構賀侯利長長盛正家夜見大君日竊
聞管黃門之告歸也囑淺彈正曰內府若南下享於
城中子請對奕令大野治長土方雄久左右刺之今

大野修理亮
土方勘兵衛後河

內守

其計已熟願公備之 大君驚與諸臣議之本多正
信曰請稱疾勿見孺子徵兵於伏水而後還井伊直
政本多忠勝曰不見孺子曲在我戒而入何害 大
君曰皆善乃徵兵於伏水九日兵至者四千 大君
乃入見焉井伊兵部本多中書榊原式部等十餘人
擁衛升堂衛士呵禁直政颺言曰寡君有戒心吾輩
東夷人不知禮節 大君見孺子及淀臺三子猶從
遂扶而出長政聞譖也懼是日稱疾不執事 大君
病伏水間隔姦宄易生也欲留大阪時高臺來在西
城眾議將以西城奉 大君高臺乃還京師長盛等

四年 ○三十五 懷德堂

修拓廳堂以請焉。大君遂徙西城使參議秀康守
 伏水既而議往日之罪佐渡守正信曰事狀曖昧請
 姑施於大野土方而舍其餘從之冬十月放治長于
 下毛雄久于常長政不自安請致封依子幸長大
 君許之而還予其封。大君怒賀侯不謝意其反形
 成遂議北伐賀人懼使人請盟。大君曰必以芳春
 氏為質十一月賀侯致其太夫人於大阪。大君欲
 寘諸江戶召長盛正家諭意二人曰太閤之令不得
 私交質今遽爾恐天下洶洶宜與諸大老審議之。
 大君弗懌曰比來洶洶僉害余也害余者皆亂賊之

島左近
 蒲生備中隆舍初
 橫山喜内仕會津
 改蒲生卿舍蓋受

魁今日之事非關孺子收質於江戶以靖邦家且始
 自菅黃門二人蹶踏曰竊恐黃門不奉命請善喻而
 行之。大君曰黃門何能枝梧遂使人言之賀侯出
 涕聽命。大君以天寒留待來茲上杉氏之歸也托
 都城湫隘改城香指原遂列堡郭脩橋道庇芻糧鳩
 器械多散金帛以招士致客又潛糾扇四鄰東土囂
 然聲聞日達大阪石田三成亦聲言久不視封守備
 廢弛遂繕城池具軍實潛募群不逞引島勝猛蒲生
 隆舍為腹心日夕謀圖令茶博宗安伴得罪出叵密
 齋偽盟書適北陸誘丹羽青木氏等是歲。大君益

族及偏諱也

逸史卷之八

越中守忠興封以黃築後豐帶刀吉晴以府中前越各五萬石又造小方金折小銀一為四以行世竝以太閭遺命也

逸史卷之八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5622